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非柳又得

意

觀柳氏諸

碑序後特

無韻銘頌

所以不及

特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五

碑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難曰乃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  
 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  
 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  
 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謂此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  
 以存祀誠仁矣謂微與亡吾國故不忍與音具是二道有行  
 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暮範辱於囚奴昏而  
 無邪墮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  
 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  
 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音仙東夷地  
 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





也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蚕織作民犯禁八條其民終不相盜无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僻其田民飲食

以薑豆為可貴此仁率是大道衰於厥躬國曰蕞徒紅天地

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季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此

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

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

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紂故都在今衛州歲時致

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暮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韻中憲

庸注云與盛克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汗明哲在躬不陋為奴

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

都時詘而伸詘音屈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易明夷卦文王以之

以箕子大明宣昭崇祀式享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道州文宣王廟碑



謹案某年月日儒師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為道

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王之廟夜漏未

盡三刻公文冕以入就位于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祀爰自忘

師大學編于州邑遐闊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

張云燎力照切宿燎謂庭燎設懸謂懸笱簋罇俎旂章罇音粢穆布列周天之下

嗚呼夫子之道閔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

庭庠陋庠音椽棟毀墜曹不及浮圖外說克壯厥居水潦仍

至歲加蕩沃公寔然不寧若罔獲承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

得美地曲務端夷水環以流有類宮之制類與洋同諸是日

樹表列位由禮孝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儆功役儆

就切逾年而克有成廟舍峻整階序廓大講肄之位肄羊至

師儒之室立廡以周食圃畦以毓蔬毓與育同權其子母贏

且不竭贏音盈母謂本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



下更平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也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

不諭本統父慶其子長勸其幼化用興行人無諍訟公又曰

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為庶幾其後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

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坐祀十人以為

哲豈夫子志哉余案月令則曰一本作曰則釋奠于先聖先

師國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籩豆既嘉笙鏞既成

鏞鍾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萬民

翼翼觀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聖言

俗作助教其學生其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

勤惟夫子極於化初具于道先羣儒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

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

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先施彝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為

闕里在周則魯侯申魯信能修頌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



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之艱偉  
于蜀盡銘茲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音真仁

也惟德之造赤旂金節來莅于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吉日

丁亥獻于類宮庭燎伊煌有煥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爰

念聖祀徧于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同感忻以欽音真仁

思報聖功卜遷于嘉惟吉之逢酌酌其原音真仁既夷且

大渙二其流實環于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醑絜茲器用觀禮

斯會布筵依位作廩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

報孔明于古有經音真仁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服是纓公

躬講論虔默以聽音真仁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洽体莫不

充盈歸懽于心父子弟兄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

疚其多音真仁公斯考禮民感休嘉音真仁從于魯風祗以諫



極古極輕

唐孔子

下考陸

歌公錫于天眉壽來加公賚于王休命是荷荷音河師于辟雍  
大邦以和侑醕申申醕音胤少二飲酒食已而蕩口也王道式訛諸儒作詩  
思繼類水丕揚厥聲以告太史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椎髻卉裳推音椎髻音卉

漢書注一撮之髻其形如椎卉音毀絲葛之屬攻劫鬪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

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至唐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

冠帶憲令進用文事一本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

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旋音墮辟音壁又音辟唯以水切中州之士時或病

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

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隊教

基丁未莫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

洎于贏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儻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



奇漏

秦漢之文

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祗會羣吏卜日之言虔告于王  
 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  
 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于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  
 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  
 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  
 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謂子欲居九夷申陳嚴  
 祀求永是尊麗牲有碑麗牲繫也禮祭義云君若九夷申陳嚴  
 祀求永是尊麗牲有碑麗牲繫也禮祭義云君若九夷申陳嚴

終南山祠堂碑并序

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中謁

者禱于終南申命京兆尹韓府君名祗飾祀事考視祠制以

為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鑿屋令裴均均縣名均一音何屋

處承聖謨制祠堂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

會祠下斬板榦龍柱礎龍音盧紅切礎音楚陶甃甃甃音麥令甃音甃甃音蒲

會祠下斬板榦龍柱礎龍音盧紅切礎音楚陶甃甃甃音麥令甃音甃甃音蒲



無長語

極警拔  
情宿人事

築垣墉恢度舊制立三筵六尋既興功玄雲觸石霈澤周被  
 植物擢茂期于豐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充  
 溢并蹈布野於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耆文野夫版尹  
 僉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產財用興雲雨  
 考于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終南山一名中南山在都之南  
 西至于褒斜音耶谷名長四百七十又西至隴首山以臨于  
 戎東至于商顏商山之顛二嶺額又東至于太華去声西以  
 距于關寔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瓊珠  
 琅玕參音球玉名琅玕石而似珠出禹貢夏書載焉紀堂條枚出毛詩秦風紀  
 如掌也條稍也枚柎也秦風詠焉今其神又能對于禱祝一作化流為  
 穰易洽為和洽音疾厥功章明宜受大禮俾有憑託而宣其  
 烈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  
 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既備神用時若豐我公田



遂及我私染盛無虞儲峙用充儲音峙時厥猷茂哉遂相與

東向蹈舞拜手稽首願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禳祈崇雲音鍊于

皆有準程顧惟終南祠位庠陋庠音婢不稱顯名爰降制詔充

大厥宇啓寤誠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災衛陽

化為豐穰實我染盛聲平人賴蓄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魏魏

靈山興利產財作固鎬京鎬下切擁其嘉休眷祐于人永宅厥

靈弈弈新廟書或作奕同整頓端莊神位密清後祀承則絜

心勤禮導暢純精邑吏嗇夫鮎背鯢齒鮎音甚鯢音願垂表

經頌宣聖德篆刻金石永世飛聲此文用秦碑體三句一韻

### 太白山祠堂碑并序

雍州雍於西南界于梁其山曰太白其地恒寒冰雪之積未

嘗已也其人以為神故歲水旱則禱之寒暑乖候則禱之厲



疾崇降則禱之遂神禍也咸若有答焉者貞元十二年孟秋

旱甚皇帝遇灾悼懼分命禱祀至于茲山又詔京兆尹宜飾

祠廟遂下令于甸邑邑令裴均臨事有恪革去狹陋恢闕棟

宇階室之廣三倍其初翌日大雨黍稷用豐野夫謹誣欽聖

信神願垂頌聲刻在金石文曰文亡

碑陰文

時尹韓府君諱臯祗奉制詔發付邑吏令裴府君諱均承荷

君公之命督就祠宇莅事謹甚克媚神意用獲顯貺邑人

之其事遂聞詔事嘉異勞主者甚厚勞勛乃刻茲石立于西

序右階之下肆列裴氏之政于碑之陰惟君教行于家德施

于人撫字惠厚柔仁博愛之道洽于鰥嫠上姑頤下陵之切廉毅

肅給威斷猛制之令行于強禦獄訟不私于上罪責不及于

下農事課勵厚生克勤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創立傳館傳



回敬韓君

慤也平易道路易以改改作甚力而其人彌逸韓府君每用嘉褒稱其理為甸服取今茲設廟位神神歡而寧宜為君之誠敬克合于上用啟之也不可以不志

湘源二妃廟碑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突司功掾守令彭城劉

知剛唐有司功參軍守攝也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

清河崔公能祇栗厥戒會羣吏泊眾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

祀搜孝羸羨延面切均節委積禮注上於為切下子智切聚

咸執牘律說文牘書版至于祠下稽度既備禮注少曰委多曰積備役惟時

斬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張音埴音植埴也廼攄音宜又宜佳切廼攄音宜又宜佳切載工

逸事遂作貌顯嚴粲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石

于廟門之宇下惟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極其會

為子而父堯為婦而夫舜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內若器馨上



荀 銘 字 不

承輝光克艱以义德罔不至帝既野死神亦不返食于茲川  
古有常典毆被虔孽毆被音區弗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  
天刑奸音干有翼其躬有必其馨也必香沉牲爰告即石是銘銘

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媯汭媯云上具為切水名神位湘滸

音揆茲有初克碩厥宇唐命秩祀茲邑攸主毛牲既編周禮

辜祭一本龜作肆肆託歷切解牲解也椒馨爰椒音先呂切

神用播遷時罔克龔邑令羣吏告于君公廉用積餘以就爾

功桴木負埴埴音大日筏小曰桴載流于江既夷以成宗

宇峻墉絜嚴清間音開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神既安

止邦人載喜奉其吉玉一作以對嘉祉南風潛潛私呂切湘水

如舞將子無謹神聽鍾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



極終古

饒娥碑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鄱音蒲娥為室女淵懿清專雖

小家未嘗出游洽締葛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

卒起卒即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

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黿魚鼉蛟浮死萬

數塞川下流鄱旁小民悲感怨號上音號以為神奇縣人鄉

人會錢具儀壙娥鄱水西橫道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誌

後世誌一其辭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含貞好靖不

游纖葛締紵纖思廉切締丑知克供以修蒸蒸在家其

父世漁飲酒不節死乎風濤于或一本作匱甫來哭號天以呼

顏目耳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踣匱北切氣竭形枯父死既出



孝質已殂龜鼈鼃鼃有蛟泊魚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見怪形

異適與我謀鄙民哀號或以頌歌齊女色憂傷槐罷誅傳齊

景公有所愛媿傷槐者死媿父術醉而傷槐景公使拘之趙媿造於媿子之門媿子言於公廢傷槐之法出犯媿之囚趙

姬完父操棹爰謳同上趙津女媿者河津吏之女趙簡子南

父持楫中流發河激擊楚使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媿懼願備

之除刑烈烈孝娥水死上虞後漢曹娥上虞人父盱能按節抗

肉刑不得其尸娥年十四哀吟旬出娥之至德實與為儔恒人有

有七日遂投江死抱父尸浮出

言惟教是圖懿茲德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酬窮哀

罔泚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茲立建銘當道過者下車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睢

陽朝碑并序

急病讓夷義之先國語臧文仲曰賢者圖國忘死貞之大慤

昭公元年趙孟日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加而感

孟國忘死貞也



效張曲江  
突九可  
喜然體  
少六朝

則報施之常道施去聲睢陽睢陽郡乃宋州所以不階王命橫

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此乃南霽

雲南唐書有傳天與拳勇拳力也神資機智藝窮百中善射謂豪出

千人不遇興詞鬱危眉之都漢武故事上至郎官見一將軍對曰臣姓顏

名細三葉不遇上感數奇見惜挫後臂之將軍切音居宜切

援即依字漢李廣後臂善射上以李廣數天寶末寇劇憑陵

隳突河華音于注言廣命奇隻不偶也天寶末寇劇憑陵

子駿陳暮以佐命謂陳希烈等漢劉歆字元老用武夷甫委

師而勸進謂哥舒翰等晉王衍字夷甫惟公與南陽張公巡

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許謀大同詩凶于切大地說文誓鳩

武旅以逼橫潰下音會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

至呼火柱厲不知而死難去聲列子柱厉叔事晉教公自以

在死之日以屍後出之瞻見黜而奔師左傳文公二年狼



五經作區

譚為右先軫黜之狼曠蔡及彭忠謀朗然萬夫齊力一作公

以推讓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強入守而

百雉齊固為城三雉初據雍立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

南北之奏復謂周禮諸臣之復按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

要遮聲要去凶氣連沮漢兵已絕守䟽勒而弥堅班音疎後漢

而龜茲姑墨效攻疏勒超孤立无援吏士单少拒守歲餘又

攻茶據疏勒匈奴擁絕澗水救兵不至車師復叛与匈奴共

茶虜騎雖強頓盱眙而不進盱音吁眙音怡宋文帝元嘉二

臧質堅守賊徒乃棄疾於我悉眾合圍技雖窮於九攻呂氏

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志益專於三板史

智伯率韓魏攻趙襄子奔保晉陽三板偃陽懸布之勁一本作

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縣即懸字隊即壁字汧城

擊亮之奇研音牽其事未詳或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臨

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鄭伯肉但牽羊以逆楚子退師



為臣 其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左傳宣公十五年楚子圍宋

宋曰寡君使元以病諸侯環顧而莫救唐張巡傳時賀蘭進

告曰敵邑易子而食命阻絕而無歸張巡傳當此時王命不復通

觀望莫肯救國命阻絕而無歸張巡傳當此時王命不復通

泣人盡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

眾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好呼公

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啜其指曰

噉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憎無衣之賦

離楚野徒傷帶劔之辭楚詞九歌國殤篇云帶長劔

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燹之歎息後漢傳燹為漢陽太守賊

行向之有周苛之慷慨漢高祖使周苛守滎陽項

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後漢袁紹執臧洪殺之

死遂見殺見者相謂曰直臣致憤惜蔡蔡於累旬梁武帝天



兵圍義陽蔡道恭禦之相持百餘日蔡恭病卒詔曹景宗救

景宗不進義陽遂陷任助彈景宗曰道恭云逝城守累旬

朝奔甲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督定功為第一等與張氏

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繼祿皆受顯秩賜之土田

葬刻鮑信之形乃刻木為信狀祭而哭焉一本作鮑勛者非

陵圖龐德之狀於陵屋屋與羽戰克龐德憤怒于禁降伏之

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越語勾踐捷於會稽乃令於三軍

子而教之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前漢百官表武帝時從

官教以五兵舉門關於周典周禮司門凡財物犯禁者宰之

財謂門關之委積也死政之徵印綬於漢儀後漢張奐云吾

老死事者之父母孤子也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

十要者每一官即綬要音腰怒寇謹勤謹二音勇也列子无以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

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



辰為剋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

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

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二州涪音浮服忠思孝無替負荷

懼祠宇以遠德音不形願斷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

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

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

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

城下思鄉之夢儻來後漢温序為魏囂將所執不降而死光武命送喪到洛陽城旁為冢地長子壽

為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

前漢趙充國以功德畫未央宮至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召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難乃見危致命漢寵死事周

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

西臨周鄭焚焚羣凶焚廬舍也害氣弥盛長蛇封豕封大也見左傳定公



四踊躍不定屹彼睢陽屹魚乞切制其要領漢張騫傳注云要

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缶

穴中偵偵五正切伺視也賊攻睢陽為雲梯置精兵其上推

一穴中出木柱之一穴鈐馬非艱公羊傳宣公十五年析骸猶

競左宣十五年華浩浩烈士不聞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時

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

辭唐忠義傳齊雲被執賊欲降之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

遇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刀東盡兇威西慝女六切孤城既

拔渠魁受戮安慶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

颺江漢淮湖羣生成育倬焉勲烈孰與齊躅焮玉天子震悼

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

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無窮刊碑

河澗禹古英風

柳文五卷終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六

碑

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

六祖名惠能 姓盧氏

扶風公廉問嶺南二年

馬惣扶風人為嶺南節度使

以佛氏第六祖未有

稱號疏聞于上詔謚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

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泊州司功掾告

于其祠幢蓋鍾鼓

幢傳江切

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

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慕如

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諄乖

淫流

謂言詩滿昧切亂也

莫克返于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

揚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

謂生而靜者

記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梁氏好作有為師達摩譏之空



術益顯傳曰錄梁武帝問達摩曰朕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

形雖有非實六傳至大鑒達摩本天竺王子得禪宗妙法云自釋

惠可為一祖惠可傳藥為二祖藥傳道信為大鑒始以能勞

苦服役耐字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衣鉢

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度待乃居曹溪

韶州地名唐咸亨末為入師會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

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

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

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

鑒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

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謂

以儒重刺屢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謂

身毒史記上音指下音篤前漢下音篤一名天篤浮舶聽命

浮圖胡是也又西南夷傳注即天竺亦曰指篤



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

禮云纛杜皓切纛也旂徒沃切纛又徒刀大到一切

到切羽毛幢也以整牛尾為之大如斗或在鬃頭或在角又音毒

來莅南海屬國如孫不殺

不怒人畏無疆

禮云當為鷲鵠之髀

允克光于有仁昭列

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動專默然揖于

深指一本

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庵合猥

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

奔軼

徒結切

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茲誤由師內鑒咸獲于

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

于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遙越百有六祀號謚不紀由扶風公

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誅

禮云魯水切壘也壘迷前人之功德

光于南土

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被泊扶風公所履

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淳圖是視師以仁



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不已

南岳彌陀和尚碑一作陀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師南岳大長老有異德

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般舟

佛尚蓋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

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

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糶音酉以以為僕役

而媵之辨音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

故示專念書塗巷刻谿谷不勤誘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備

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不營祠宇

既具以泊于德宗申詔褒立是為彌陀寺施之餘則與餓疾

者施施不尸其功公始學成都唐公次資川誥公誥公學於

東山忍公姓周黃梅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



公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  
正定趣安樂國袖一本見蒙惡表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  
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之訓公為僧  
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  
葬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而通始末  
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教功公之率眾  
峻以容公之立誠放其中被本或服鹿草木蔽穹隆仰攀俯  
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天子稽首師順風四方奔走雲  
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臨洪咨謀往復窮真宗  
子弟傳教國師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幼曰  
弘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玄蹤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於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年若  
千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  
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宵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  
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  
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為之墉惠為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  
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眾無涯  
謂言薄胡切薩桑高切佛書云言  
提薛通唐言竟有信也從簡稱音薩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  
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  
經數逾千萬也切梵語謂智慧也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  
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  
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主物流動趣向混亂惟  
極樂正師為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  
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



是州作道場於楞伽北峯

楞音稜伽音茄

不越閩者五十祀和尚凡

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

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

葬岳州就受戒者曰道穎

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

長沙安國寺為南岳戒法

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其日葬于

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

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

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知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沖虛

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一作勤惟默逝如浮雲教久益微出

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一作本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

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一作化原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

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數

夷益切葬從我師無忘一作為是昭銘刻茲貞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揚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宜居京師強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間歲乃往明年揚去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善辯博人也為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楊以其隱地為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為之傳李長沙謝楚為行狀博陵崔行儉為性字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楊憑自臨賀尉徙杭州刺史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為碑既書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龍安海禪師碑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沒也距今於僅二千歲故傳

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

勝故今之空愚一作空夫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

冒于巽昏懼魚切放于淫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

之言曰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音摩加

葉書涉切是釋迦大弟子一名飲光達摩摩當作由達摩至

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秀為能神秀姓李氏隋末出家事弘

李僧惠能姓盧氏弘忍卒在韶州宝林寺南北相訾音紫反

戾鬪狠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

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愚胡困

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

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

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



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

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

為齊應寺去于湘之西人又從之負大木鑿密石以益其居

龕音又為龍安寺焉尚書裴公某李公某侍郎呂公某楊公

某裴肖李巽御史中丞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

八十一為僧五十三其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玄

齊洎懷直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曰師周姓如海名

也世為士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禮部侍

郎師始為釋其父達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寶之

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岫嶺山張云岫嶺均嶺

力后切終龍安寺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奧為禪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浮游散

迁莫徵旁行明徒聽浮言空有互闢南北相殘誰其會之



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齊是則苞并絕異表正失惑貌昧形  
靜功流無極動言有為弥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實感  
之來我道無得逝耶匪追至耶誰抑惟由之幾惟道之微既  
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徒設真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茲碑  
一作動  
言事為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六





浙江圖書館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七

碑銘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

乾元元年

戊戌歲

某月日皇帝曰

肅宗

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

人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

于尚書其首曰雲峯大師法證凡莅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

乃沒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巽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

來言曰吾師執行峻特軌屋消切法也器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

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為有來求道者

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

老稽首受教髻童毀齒音切也童子垂髮踊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

而度者凡五萬人吾師冬不煖裘煖乙六切飢不豐食每歲

曾其類讀羣經俾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伴音午伐



木輦土侷佛塔廟洎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沒告  
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  
靜無不爲生而未始來歿而未始往也二而字下其道備矣  
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

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効師之  
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皆得茲道惟則

師之功勤勞以庸維奧祕必通以興祠宮遐迹攸從師之族  
由號而郭周武王封號叔於西魏平王東遷奪其地与鄭武

德有奕從佛于釋師之壽七十有八惟終始罔缺丕冒遺烈  
厥徒蒸蒸維大教是膺維憲言是徵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

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雲峯和尚族郭氏號法證爲竺乾道五十有七年年七十有



八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月二十七日葬凡度學者  
五萬人爲弟子者三千人色厲而仁行峻而周道廣而不充  
功高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峯以爲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  
臣者至南方咸所嚴事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  
動悼懼如聽誓命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欷欣  
踴音如獲肆宥故時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教宗則冠其  
位披山伐木崇構法宇則地得其勝捐衣去食廣閱羣經則  
理得其深其道實勤而其心無求自大師化去教亦隨喪嗚  
呼大師之葬門人慕號長老愁痛遂相與以爲茲塔龍石峻  
整植木翁茂翁鳥孔切木盛兒凡衡山無與爲比者然而未有能紀  
其事余旣與大乘師重巽遊巽其徒也亟爲余言亟爲並去声故  
爲其銘銘曰

苞元極兮韜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絜兮貌齋莊峻一本作



後氣混溟兮德洋二演大律兮離毫芒度羣有兮耀柔剛棟  
宇立兮像法彰文字闡兮聖言揚詔褒列兮宅南方道之廣  
兮用其常後是式兮宜久長閱靈室兮記崇岡即玄石兮垂  
文章學者慕兮哀無疆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為  
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盡得師之道次補其缺為淨  
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尚心大而行密躰卑而道尊  
以為由定發惠必用毗尼為之室宇補云毗尼律也傳  
法遂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祕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  
判深微登壇莅事度比丘眾補云比丘謂上於諸佛乞法資益  
惠命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色声凡歲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恩以為去凡  
即聖必以三昧為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要奧

句煉



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遶不衡不

倚石碑本洞作無字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初開元

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

七人茲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即崇嶺是作精室闢林莽碑

闢作剡巖忒殿舍宏太廊廡脩直無音不命而獻力不祈而

薦貨凡南方人韻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碑

般如字大藏有般舟三昧經云一心念佛若一日晝夜若七

日七夜又云經行不得休息不得坐三月速得是二昧今釋

氏有依此和尚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

年而處壇場石本處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十

七日化于茲室嗚呼無得而修故念為實相不取於法故律

為大乘壞衣不飾揣食不味揣徒官切聚兒覆薦服役凡出於生物

者擯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真者動而成

羣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怕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有



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故申明陳  
辭俾刊之茲碑銘曰

像教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闢其門吾師是嗣增濬道  
源度眾逾廣大明羣昏乃興毗尼微密是論八萬摠結彰于  
一言聲聞熙熙遐邇來奔如木旣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奧  
妙斯存百億冥會觀于化元同道祁祁盛功庸以敦如水斯  
壅流之無垠音銀岸也帝求人師登我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  
于彼南阜齋宮爰作負揭致貨時靡要約要平聲揭又音結  
並牽也袒奮程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旣塗旣斲層構孔碩以  
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非其食勤而不勞  
在用恒寂縱而不傲在捨恒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懿茲遺  
光式是嘉則容貌往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賡薦茲石

大明和尚碑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  
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  
道者惟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  
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為大律師貞  
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  
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嶼為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  
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為大姓有勲烈  
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不序其宦族所以尊大浮圖之道凡浮圖之道衰其  
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洎侃以究戒律而大  
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奧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  
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  
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乾元元年一本作某年蓋乾元在廣  
德前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

德前

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詔選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

一本作某年蓋乾元在廣



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為物執執巾匱

匱音切移之二切

左傳奉匱沃盥

奉杖履為侍者數百剪髮髻被教戒為學者數萬得

眾若獨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灑灑焉

灑音同浩義同

無以加

也其塔在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其辭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

慧不窮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疆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

有繼道徧大洲徽音勿替祝融西麓

麓音鹿山足曰麓

洞庭南裔金

石刻辭弥億千歲

### 碑陰

凡葬大浮圖無窳穴

窳音樞綸切穿地

其用於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禮

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且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

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

宜也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碑者多



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  
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  
涕淚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充備故書之碑陰師  
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  
臯裴公胄侍郎令狐公峘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為弟  
子又言師始為童時夢大人縞冠素鳥縞音皐白色來告曰  
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竿磬之  
音衆咸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為請  
故末傳焉無染章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法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沒年五十七既沒二十七年其大  
弟子誠盈奉公之遺事願銘塔石公姓音好凡去儒為釋  
者三十一祀掌律度衆者二十六會南尼戒法壞而復正由



公而大興衡岳佛寺毀而再成由公而不變故當世之士若

李丞相泌道未嘗不覩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出世之士若石

廩公瓚公衡山有石廩峯瓚僧名也号懶殘言未嘗形遇公而歎息推以護

法是以建功之始則震雷大風示其地兆滅跡之際則隕星

黑覆告其期浸音浸妖氣斯為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大同終

始無爭受享之眾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華嚴照公蘭若

真公蘭若名也切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荆州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

授教若惟瑗道郢靈幹惟正惠常誠盈皆聞人嗚呼始終哉

為之銘曰

首有承兮卒有傳華大訛兮持法權眾之至兮志益虔雷發

地兮功已宣星告妖兮壽不延靈變化兮迎大仙龍茲石兮

垂萬年世有壞兮德無迂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七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八

行狀

段大尉逸事狀 段秀實

大尉始為涇州刺史時大曆十年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

河中即王子晞音希汾陽之子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

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買竄名軍伍中

本反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巧取於市不謙

取亂切輒奮擊折人手足推釜鬲墜盜盈道上音云鬲音歷鼎屬

把臂徐去把一至撞殺孕婦人撞傳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

王故邠寧節度使戚不敢言大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

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理治也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

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大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

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



為公已亂為去聲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大尉請

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

壞音怪釀酒留溝中留一作流大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槩

女見切上長子也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大尉

曰將奈何大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大尉

大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健者一人選亦切不能行持馬

至晞門下甲者出大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在

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

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大尉大

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

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買

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

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



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願叱

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大尉曰吾夫哺食

音通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

旦日來還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大尉旦俱至孝

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

田官涇大將焦令謨音謨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

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謨曰我知入數

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

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謨謨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

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大尉大泣

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衣瘡於手注善藥旦

夕自哺農者音哺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

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謨大罵曰汝誠人耶涇

州



州野如赭音者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

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

汝又取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

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諗耶諗即諫雖

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

夕自恨死及大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此禮

切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大尉壻韋晤

堅拒不得命至都大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

拒也大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樓之梁木

上泚反大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識音

### 大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柳宗元謹上史館  
今之稱大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



精思健

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蔡間

稷所封音部

過真定北上馬嶺摩葶鄧堡成鄆之竊好問老校退

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始之秋羽常佞首拱手行步俯足言

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

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

無疑或恐尚逸隊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

國伯柳公行狀

柳渾

曾祖善才皇荆王侍讀

祖尚素皇潤州曲阿縣令

父慶林皇澉海郡縣丞贈蔡州刺史工部尚書

汝州梁縣梁城鄉思義里柳渾年七十四狀

公字惟深一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有濟南太守卓者

柳



軒去其土代仕江左一作本公實後之柳氏自黃帝后稷降

于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載在左氏內外傳去声魯曾孝公

無駭賜姓展氏无駭生禽字季為魯士師食邑柳下蓋曰惠

固以柳為氏魯為楚滅柳氏入楚人為秦滅乃還晉之解縣

為河及太史公書自卓至公十有一代為士林盛族著于南

朝歷代史及柳氏家牒惟公質貌魁傑度量宏天弘和博達

而遇節必立恢曠放弛而應機能斷去声其居室奉養撫字之

誠儀于宗戚而內行著焉其莅政柔仁端直之德治于府寺

而外美彰焉凡為學略章句之煩亂採撫奧旨撫之石以知

道為宗凡為文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以適己為用自始

學至于大成耽嗜文籍耽音切注意鑽礪鑽音切倦不知游息感

不待擾楚擾音切儒言經旨經音切夙有聞知年十餘歲有稱神

巫來告曰若相法當天且賤天去声若汝也幸而為釋可以緩而死

耳位祿非若事也公諸父素加撫愛尤所信異遽命奪去其



業從巫之言也一本無公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

言措紳者所不道巫何為而能盡之也且令從之而生去聖

人之教而為異術不若速死之愈也於是為學甚篤其在童

幼固不惑於怪譎矣謂文權詠也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

偕百數公為之冠後音貫禮部侍郎章陟異而目之一舉上第

調受宋州單父尉調去去操斷舉措通乎細大繫廉檢守形

於造次加雲騎尉秩滿江南西道連帥聞其名辟至公府所

類切辟音壁以信州都邑人罹凶害罹鄰知靡弊殘

耗假守求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姦暴禮刑重直靡弊殘

鋪大和以惠鯨鱓鯨鱓之毆除物咎毆即消去人隱吏無招權

乾沒之患政無犯令尤茸之蠹茸音亂如容切蠹音如

宰制聽斷漸於訟息耕夫復於封墻商旅交於闕市既庶而

富廉恥興焉既富而教庠塾列焉塾音孰門里開大變克有



能稱遂表為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之政而仁厚加焉授  
衢州司馬夫器宏者恥効以主撮之任撮蒼括切量容六十  
四黍為主四主為撮  
足逸者難局以尋常之地公遂滅迹藏用遁隱于武寧山羣  
公交書諸侯走幣皆謝絕不就方將究賢人之業窮君子之  
儒味道腴以代膏梁含德輝而輕紋冕遺榮養素恬淡如也  
朝右籍甚有聲徵拜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乎即日裝束  
上道公常好大體不為細家之迫速一本作東非其志也以疾辭  
授右補闕不隱忠以固位不形直以奸名補闕奸音干有  
本誤作銜非也除  
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赴江西與祖庸使議復權鐵惟音角及  
常平倉便宜制置得以專任和鈞閔石之緒出納平準之宜  
國利人逸得其要道遷侍御史充江南西路都團練判官時  
屬支郡不知連帥之職公請出巡盡征之地大詰姦謬所至  
風動其有非常之政裕于人者必舉其課績歸之使府又以



文采殷勤歌詠之俾其風謠頌聲聞于他部達于京師而後  
已改祠部真外郎轉司勳郎中餘如故就拜袁州刺史公於  
是酌古良牧之政宜于今者宗而奉之考諸理國之說稱于  
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致其富昭明物則以教之禮示  
優裕之德以周惠利緩九賦推廣厚之心以固和慈保萬人  
明其制量臨長羣吏示之法禁考中備貶無不得其極理行  
高第朝廷休之召拜諫議大夫充浙江東西道黜陟使將舉  
其能政端于外邦也公則修虞書之考績舉漢代之課第處  
事詳諦無依違故縱之敗奉法端審無隱忌峭刻之文峭切  
時分部所繫於公尤重凌江並海並音並上聲  
竟吳越之域皆所益焉復命稱職加朝散大夫又拜左庶子  
集賢殿學士奉翊儲后修其宮政統理文籍紀于祕府拜尚  
書右丞直而多容簡而有制去苛削之文而吏皆率法務弘



大之道而政不失中加銀青光祿大夫迁右散騎常侍涇卒

之亂公以變起卒遽卒即盡室奔匿于終南山賊徒訪公所

在追以相印既及公而問焉公變名氏以給之張云榜北孟切答

捐家屬以委之賊遂執公愛子榜箠訊問也張放傳載貫高

數千折其右肱而公不之顧即步入窮谷披草溼踰秦嶺由

褒路朝于行宮上嘉其誠節不時召見公頓首流涕累陳計

書賊平策勲策即賜輕車都尉封宜城縣開國伯拜尚書兵

部侍郎初公名載字元輿至是奏請改命以滌偽署之汙是

歲盜據淮許注西節度方議討戮宰相以大理評事李元平

者有名以為才堪攘寇拜為汝州羣臣望聲徇利者皆曰德

舉公獨慷慨下口慨切言於朝曰是天喋喋銜玉而賈石者

也樂音濼多言王衍誤天下殷浩敗中軍華而不實異代

同德往且見獲何夜之攘時人不之信也未幾盜襲汝州以

中寇



元平歸凡百莫不嗟服焉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登  
翊聖皇匡弼大政造膝盡規諫之志當寧無矜大之容接下  
情于上以酌天心順嘉嘉享外用彰君德故致績用茂著而  
人罕知之然其章布於外敷聞在下者十一二焉貞元初上  
以旬服長入天下理本於是親擇郎吏分宰於京師外部未  
幾而人謠大和擊壤之頌歸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  
平章事張延賞并蹈稱慶公俯伏不賀且曰旬服之政固宜  
慎重然則此屑屑者特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  
聖德臣當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  
後宜捨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政之大倫也不知所  
賀上深然之漢惠愜普參之言絳侯慙曲逆之對曲逆音去

如字縣名陳平所封絳縣名周勃所封謂對決獄錢穀之問

考之前志我無負焉既而西

戎乘間入邑詐以請盟

間去声叶

請會盟平涼

侍中北平王燧燧馬



建議許之自公卿以下莫有異慮公獨陳謀獻畫言戎之詐

固不可許竟留中不下而前議遂行於是冊命上將去命召對前殿嘉

會盟使莅盟諸戎戎果縱兵逼好大毆掠而去上召對前殿嘉

歎者久之時諫臣有廷爭陷於訕上者上未之善也公從容

候間陳古以諷所以示寬裕之德招讜正之言詞旨切直意

氣勤懇動合聖意卒見納用無何工人有以理乘輿服器得

罪于左右者唐傳云玉工作帶以誤毀有司以盜易御物請論

如法制初可之公不奉詔因抗疏曰跡其罪狀未甚指明方

春殺人恐傷和氣上覽之大悅即原其罪刑官慎恤之事正

於邦典聖君含育之德彰于天下論者難之時上相與光祿

卿裴腆不協候公休沐以御酒或闕陰請貶之制命既行公

堅執不下請訊支計之吏校其供入之實原本定罪窮理辯

刑而腆竟獲宥克復本職白志貞有鞫鞫之勤鞫音的獻利



屢中利謀上嘉其功效特寵異之方議大用公以為骨徒雜

類骨俗出自微賤負棄致寇盜之招也累疏以聞而止公竭

誠盡忠憂勞庶務有羣忘之疾去音月懇追陳讓除右散騎

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五日薨于昌化里終於散地

故褒贈不及惟公致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怠也立誠之節侃

侃韋韜無所屈也故處心積慮博蹇之道表于朝端

彌違釋回朴忠之誠禮記禮器篇禮釋回也沃于帝念內有

敢言之勇進當不諱之明用能直道自達而無罪悔者也公

累更重任祿秩之厚布于宗姻無一厘之士以處其子孫無

一畝之官以聚其族屬待祿而飽傭室而安終身坦蕩而細

故不入其達生知足落落如此夫其子恭父慈或孫善行也

捐循制理能政也直廉潔靜儉德也拒疑獨斷明識也冒危

以扞牧園大節也犯顏以陳訏謨至忠也有一于此尚宜旌



褒矧茲備駢焉可以已固當飾以榮號章示後來而故吏遺  
孤淪寓避讓久稽彝典罪在宗屬敢用評隲舊行隲音贊敷  
贊遺風若乃揚孔氏褒貶之文舉周公懲勸之法徵於誅謚  
則有司存謹狀

謚議貞元十五年正月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  
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從孫將仕郎守  
集賢殿正字宗元謹上

尚書考功伏以魯史褒貶虞書黜陟彰善癉惡癉音但王教

之端自周公以來謚法未改謹按柳公累歷清貴茂著名節

貞亮存誠潔廉中禮納忠為爭臣之表爭音出守乃牧人之

良刺舉必聞澄清可紀冒危而大節不奪更名而純誠克彰

更平声謂元名載遂踐鼎司以斥王國奉上盡陪輔之志退

因寇亂改名軍迹有推讓之高圭璋聞望聞音治於人德所以聲厲在位閔



於政教聲聞王者其事實繁襲善勸能固將不廢宗元既當  
族屬且又通家傳信克備其遺芳考行取徵於故事謹具署  
其懿績布以愨詞定謚之制謹如律令謹請本謹狀下太常  
博士裴堪謚議曰貞奉勅依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陳京

五代祖某陳宜都王

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

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

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秘書少監

某州某縣某鄉某里陳京年若干狀一本无此一行

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錄京兆萬年胄貴里諱京既冠字白慶  
復舉進士爲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尚書膳部  
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秘書少監自考功以來凡四



命爲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病瘳興曳就位備哀敬之節由  
是滋甚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終  
于安邑里妻黨之室無子伯兄前監察御史端仲兄前大理  
評事長以公文行之大者告于掌吏于公者使辭而陳之大  
曆中公始來京師中書常舍人袞楊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  
視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  
尹喜曰重客至矣授館致餼厚以泉布獻焉公曰非是爲也  
某嘗爲北都賦未就願即而就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之  
富閼閉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由興  
苟得聞而覩之足矣若曰受大利是以利來蓋異前志也吾  
不能敢辭遂逆大河踰北山仿佯而歸仿世音賦成果傳天  
下爲咸陽尉留府廷主文章決大事得其道爲博士舉疵禮

論

上才支

切說文病也

修墜典合于大中者衆焉涇人作難公徒行以



出奔問官守

手又切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

段忠烈之死

實為朱

上議罷朝七日宰相曰不可方居行宮無以安天下

公進曰是非宰相之言天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

况其特異者乎上用之其勞勤侍從謀議可否時之所賴者

大巡狩告至

謂還宮也一本

上行罪已之道焉曰凡我執事

之臣無所任罪予惟不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為相者

相去去声

謂盧杞公曰天子加惠羣臣而引慝焉德至厚也而為相者

復是無以大警乎後且示天下率其黨爭之上變於色在列

者咸恟而退

恟音凶憂恐也

公大呼曰趙霈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

焉不果復上迎訪太后

沈太后

德宗母間數歲外頗怠其禮公密疏

發之天子感悅焉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于考功莫

不陰授其旨意而為進退者及公則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

可犯也太廟闕東向之禮且久矣公自為博士補闕尚書郎



給事中凡二十年勤以為請殷祭之不隊廢祭公之忠懇是類

故有赤紋銀魚之報焉京輔議二十年至貞元十九年孟夏

衣銀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懲其上下之勤輓汲

之艱也輓武遠切引車也亦謁于上請更之上下其議

宰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太宗之志也其儉

足以為法其嚴足以有奉吾敢顧其私容而替之也奏議不

可上又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人其餘皆曰更之使上獨斷

焉曰京議得矣從之在集賢奏祕書官六員隸殿內而刊校

益理納資為骨而仕者罷之清即胥字吏也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

藝文新志制為之名曰貞元御府羣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

錢月權其贏以為膳有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頒分之學士常

受三倍由公而殺其二殺所界切書史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緡

亦皆分焉公悉致之官以理府著作書閣廣群官之堂不取



於將作少府而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爲能益  
器之與信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感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  
人遂不用用鄭吏部高太常爲相鄭高而以祕書命公所  
以示優之也公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馬相如揚雄  
之辭而其詰訓多尚書爾雅之說紀事朴實不苟悅於人世  
得以傳其藁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黃炎  
之事黃炎帝涉歷代洎國朝之故實鮑鈞引貫穿註舉大苞  
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揚子所謂仲  
尼駕說者耶夫其忠烈之衰也相府之有誠也太廟之東向  
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  
利之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朱雲其孝類穎考叔  
廉類公儀休而又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爲之知既  
得真道又得其時而不爲公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



哀其終焉公之喪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沒毀也夫人之友  
曰偕司農卿祖曰某贈太子太保某故集賢吏也得公之遺  
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誌公之墓謹狀永貞元年八月  
五日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八

浙 江 書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圖書部





浙江圖書館

壹玖伍伍年 貳月 陸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023664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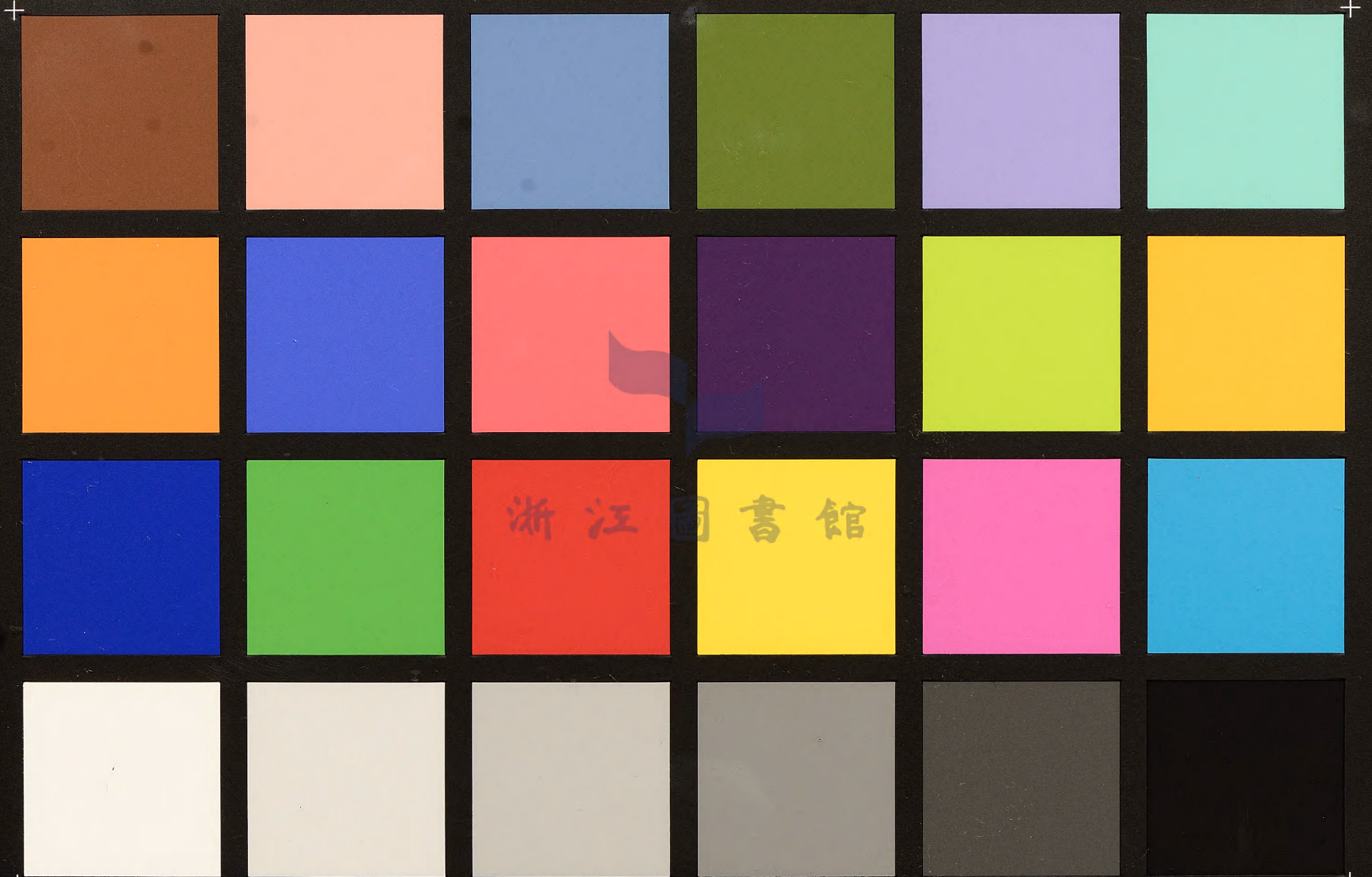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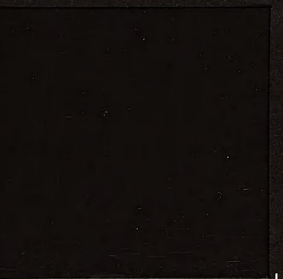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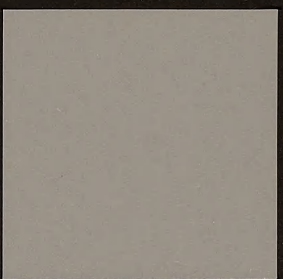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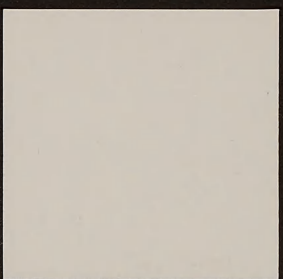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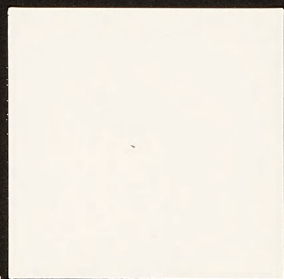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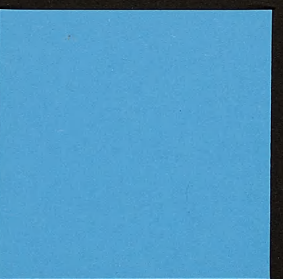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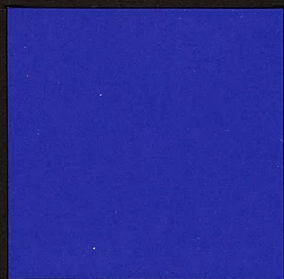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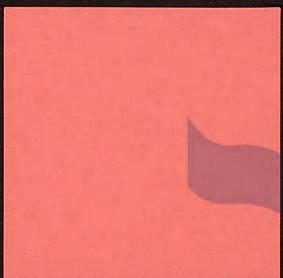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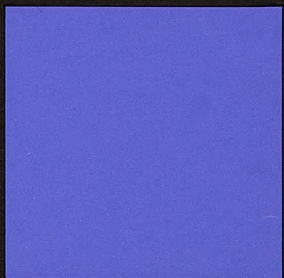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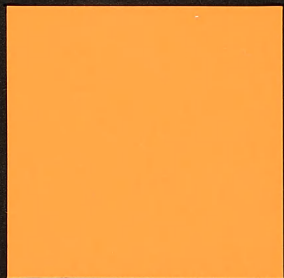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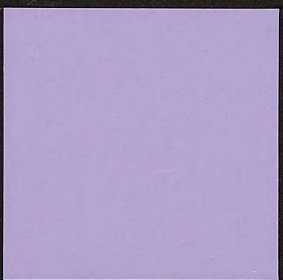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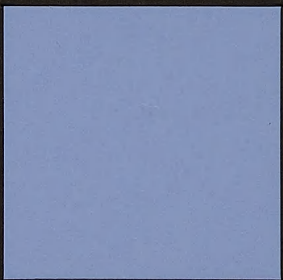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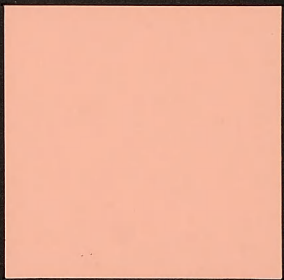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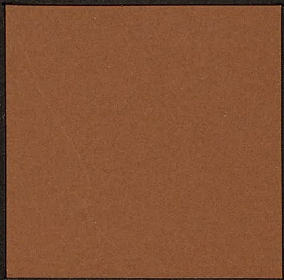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100mm